

推薦序

微光聚炬，長旅承薪

白舒榮¹

“人類的文明史，本就是無數微光匯聚、照亮前路的長旅。”當翻閱傅曉新書《長旅微光》，腦中不期然浮現錢穆先生這句對文化傳承的深刻詮釋。

這本匯集了中國海峽兩岸和港澳文化人訪談的文集，恰是這句話最生動的註腳——那些散落在時光裡的真知灼見、那些藏在歲月中的堅守與熱忱，點點微光，終成照亮文化長河的炬火。

文學與文化的傳承，向來離不開一代代人的堅持與守望。莫言談小說創作時強調“文學要表現人性的豐富與復雜”，這與巴金先生“文學的目的是使人變得更好”的信念不謀而合；白先勇傾力推廣崑曲，以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讓傳統藝術煥發新生，恰是踐行了葉嘉瑩先生“以文化傳承為己任”的初心；而黃春明、尉天驄等鄉土文學作家對土地與人性的執著書寫，則

1 白舒榮，《文綜》雜誌執行總編輯、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副會長。

回應了魯迅先生“文學應觀照國民精神”的殷切期望。這些文化界的前輩們，或以筆為劍，剖析人性深處；或以心為壤，培育文化新苗；或以行為徑，丈量文明尺度，他們的言談與踐行，構成了這本書最厚重的底色。

傅曉以細膩的筆觸，將這些訪談中的智慧與溫暖一一記錄。從莫言的“幻覺現實主義”創作談，到王安憶“字所到處，開出花來”的文字信仰；從陳丹燕以月季為媒的文化尋蹤，到陳鼓應以老莊思想觀照現實的通透，每一篇訪談都如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，讓我們得以窺見優秀文化人的心路歷程，感受他們對文學、對文化、對人性的赤誠。余光中先生說：“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與魂，唯有傳承，方能長青。”這本書所收錄的，不僅是一段段訪談，更是一份份文化傳承的接力棒，是讓後來者得以站在前人肩膀上，繼續前行的精神養分。

“長旅”二字，既是物理空間的行走，也是精神世界的跋涉。文化的長旅並非孤獨前行，每一束微光都有其意義，每一次堅持都會留下痕跡。書中既有對文學創作的深度探討，也有對文化傳承的執著守望；既有個人心路的真實流露，也有對時代命運的深刻思考。在這個資訊紛繁節奏飛快人心易躁的時代，這些來自《長旅微光》中的聲音，猶如清風拂面，提醒我們慢下腳步，傾聽內心的呼喚，關注那些真正值得堅守的價值。

願讀者能於這本文集裡，覓得屬於自己的那束精神之光。

在人生漫漫長旅中，始終懷揣對文化的赤誠與熱愛，從先輩們的真知灼見中汲取穿越風雨的力量，篤信錢鍾書先生的箴言：“文化傳承非朝夕之功，實賴薪火相傳、久久為功。”只要我們執守愛與初心，以堅毅之姿踏實前行，便終能在文化長河中與所有美好滿懷相撞，讓點點微光穿越時空、永不熄滅，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行之路。

傅曉是我在香港文化活動中結識的一位年輕文友，聰慧開朗，才思敏捷，溫煦向陽。她的新書出版，遵囑為文。

2026年4月2日於北京



自序

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個積極、正面和快樂的人，也有前輩會笑話我“所知障重、煩惱障輕”。人到了一定年紀，突然變成一個憤青，大概和短視頻盛行、資訊爆炸有關，面對屏幕上殘忍血腥的戰爭和飢餓，人類面對利益的貪婪、對自然的狂妄、無知和對其他生命的暴虐，即便遠在千里之外，仍然讓人在憤怒之餘又感到無力。於是，經常會有念頭冒出來：這個世界還會變得更好嗎？個人的力量、一切的努力究竟有意義嗎？

於任何人類或人工智能 AI，恐怕也無法就此類的問題給與一個絕對的答案。

伴隨這些思緒，在起心動念去整理這本小小的訪問文集的時候，也趁機溫習了從前的作文、從前的心情，心中突然冒出了一個詞——“長旅微光”。

繁星璀璨

“微光”這個詞，我想起的是詩人、散文家白樺先生為《明

報月刊》撰寫的一篇人生小語：

十七歲入伍，初逢夜戰，單列銜枚疾行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前驅稍縱即逝。一人落伍，佇列猶如珠串斷線。先行者為一老兵，於後腰間為我懸掛一塊白布，於是，我這個新兵眼前就有了一團微光。不曾想，這微光竟照亮了我一生。

僅見過白樺先生一次，是在 2011 年《明報月刊》45 周年的“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”講座，當時他已年過八旬，在這次的活動中，我被安排訪問另一個講者、台灣作家尉天驄先生。尉老師的訪問中，他分享了與同來參與論壇的白樺先生的一段對話：

我對他說，像您這樣的生命歷程，人整人這麼慘，活在世上幹嘛？一般人一定會灰心、失望、放棄。以後有得吃就吃，有得玩就玩，沒有錢去騙錢！但您沒有這樣，您對世界還這麼樂觀。他笑笑，說，看看身邊吧，我不相信人都是這樣的。我對殺人、放火、監牢、政治都絕望，我對人還抱有期望。這也是我的想法，文學、音樂，任何東西，都可以啟發我們的生命力，就像又聾又窮、愛情失敗的貝多芬，用痛苦寫成命運的每段曲子，到最後，命運也順了，境界也提

高，無謂的事已經放開，譜成一段交響樂大合唱！

不過，這篇訪問後來並沒有發表，它被遺落在某個文件夾裡，而這段話一直儲存在我的記憶中，如同被封存起來的書卷，直到最近在整理文章的時候翻出來，很是感觸，這束光從未離開，一直都在閃耀著。

很幸運的是，在香港這個文化交流的福地，有機會結識和訪問到這些文化界的前輩們，他們質樸誠懇的分享，讓從前的迷茫和無解變成實實在在的生命的風景。對我而言，這些訪問不僅僅是工作，也是我成長中的慰藉，那些歷經世事的文化界前輩們——聶華苓老師的“三生三世”、白樺先生的“微光”、陳鼓應先生“禍福相倚”的經歷、白先勇先生對傳統文化的堅持、台灣鄉土文學作家們對人性的信任和堅守、張信剛教授用行走丈量文明……再回首，他們的豁達與包容，潛移默化地引導著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，如同微光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抬頭看，繁星璀璨。

人在旅途

“長旅”二字，則來自於我多年來參與推廣的“旅遊文學”。

2012年，當時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、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

耀明先生提出要建立“字遊網”這個平台來推廣“旅遊文學”，我也奉命常常要在活動上做介紹和分享——什麼是旅遊文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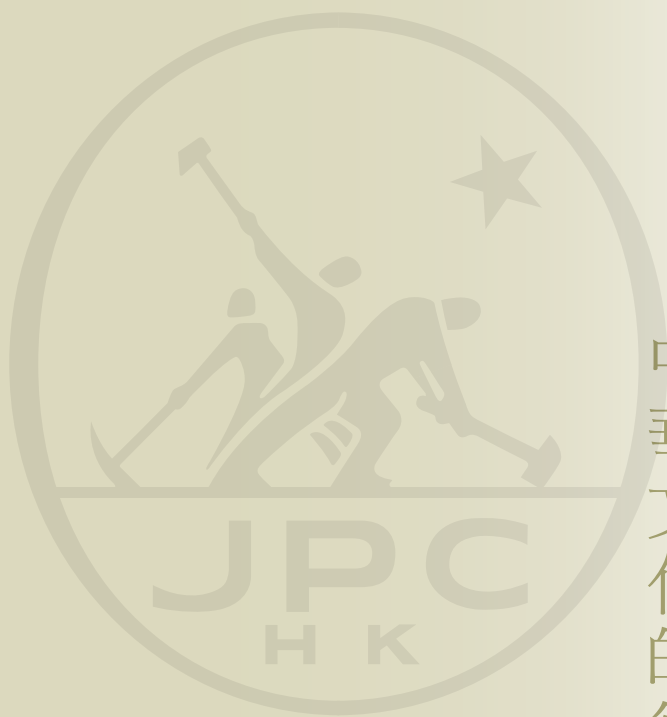
彼時的香港離之後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還有十年，“旅遊文學”顯得空泛，字面上看很像是遊記。在接觸了許多旅遊文學的作家後，我也慢慢形成了心目中的答案，旅遊文學不僅僅是遊記，它更承載著旅程中的情感和反思，它也擁有時間、精神的維度。歷史留痕、心路漫漫，當前輩們分享他們對人文精神的信仰和堅持，對人性的守護，彷彿也看見了他們從前走來的路，不求理解、不加責難，堅韌、踏實地踏出一步又一步。

對於我自己、我們每個普通人，人生都是一段單向但有無數位置可能性的旅途。無數次，我們站在十字路口上選擇要走的路，每一個微小或重大的選擇，都在描繪自己的人生地圖，我們究竟要成為怎樣的人，走出什麼樣的人生？

不知不覺，隻身來到香港已接近二十年，從當年數理化的課本裡走出來、對大世界還在期待和幻想的學生，轉眼已變成職場上衝衝衝的打工人。生長於物質富裕、資訊繁雜、信仰缺失的年代，一代人卻有一代人的煩惱，與所有人一樣，都有必須要克服的困境、價值觀的衝擊和難以改變的大環境。

是的，我仍然回答不了文章開頭拋給自己、也是拋給所有人的問題，但希望這本小文集，能夠與大家分享一點點堅持善良、拒絕麻木的勇氣，與苦難握手言和，在每一程的旅途中遇到光、找到光，或者，成為那束光。

人生旅途，微光不滅。



中華文化的復興浪潮

中華文化復興浪潮中的白先勇

如果問及印象中最深刻的訪問經歷，一定是訪問白先勇先生。2011年2月他訪港出任“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”的訪問學人，在他到港翌日，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先生便安排了訪問他。令我非常驚喜的是，潘總主動邀請我參與到這個訪問小隊中，於是，我便有了機會和資深的編輯同事們一同準備訪問題目、採訪，最後由我整理出兩個全版的訪問，由此也開啟了我對一系列文化人的訪問經歷。

無須多介紹，白先勇先生是非常知名的文化人，《台北人》、《紐約客》、《孽子》等著作耳熟能詳，再加上他的個人命運伴隨著時代、歷史的起伏滄桑，這讓他形象鮮明卻透著神秘與傳奇，能夠參與訪問，我實在是興奮又緊張。

訪問是在二月，還記得和編輯們一起等車時候的戰戰兢兢，天寒地凍中大家裹著厚厚的羽絨服，一起從灣仔出發去香港新界的中文大學訪問。到白先勇先生所住的居所時，當時屋子裡已坐滿了人。氣氛熱烈而溫暖，白先生給我們泡了非常濃郁的馬來西亞的白咖啡，配上精美的茶杯，成為我記憶中最美味的白咖啡。

沙巴的白咖啡

彼時他正在整理撰寫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的傳記。2011 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，藉著這個時機，訪問也問及白崇禧將軍在辛亥革命、北伐、抗戰時期的一些史蹟故事。正如白先勇先生後期寫到——“父親一生可說是一部民國史的縮影”，這個風雲人物的一生，參與了民國的誕生也見證了後期的衰落。在第一篇訪問稿起標題的時候，我腦子裡冒出白先勇先生講述的場景：家人守著不讓他（白崇禧）去參軍，我父親就從另一個門出去，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，參加了辛亥革命、見了孫中山。於是便有了山河激盪、壯志豪情，也經歷了歲月更迭、人生起伏……正是腦子裡閃過一個又一個生動的畫面，成就了這篇文章的標題：“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”，副標題是“專訪白先勇談白崇禧史蹟”，至今想起也覺得非常不錯。

除了“將門之子”的印象，更令我感觸的是他濃厚的文人氣息，他打造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推動崑曲藝術復興，解讀中國文學經典小說《紅樓夢》，中華文化很深地印在他的骨子裡。這也令我好奇，於是也引出了我內心中的問題：父親白崇禧將軍對您的文學生涯有什麼影響？白先勇先生的回答也頗引人深思，他講起白崇禧將軍也喜愛四書五經，重視小孩的教育、讓他們背誦古文，那些小時候“煩的不得了”的事情，再回看，



在香港中文大學採訪白先勇先生



沙巴的白咖啡

卻讓傳統文化深深扎根，也為文字打下基礎。

這個對答，很多年來記憶猶新，身為武將的父親，卻格外重視孩子們的傳統文化教育，為白先生之後的文化之路種下種子。“回望學生時代，在語文老師的‘強迫’下背誦了不少詩詞古文，且不說含義，文字已足夠生動、富有美感，再之後，在不同層面上認識和學習中華傳統文化，更令我對於老祖宗的智慧敬佩不已，我們探索的、追隨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在古人留給我們的文化瑰寶中找到答案，最簡單的字最能表達無窮的感受和最深的智慧。”

多年來，白先勇先生還肩負一份責任，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推廣中國文化，他憂心二十世紀文化傳統的“失魂落魄”，民族心靈的漂浮，於是親身參與到二十一世紀文化復興的浪潮中。大概也是小時候聽戲結下的緣分和培養的愛好，他心繫崑曲復興，他說：“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美學抒情、寫意、象徵、詩化的一種藝術，能夠把歌、舞、詩、戲糅合成那樣精緻優美的一種表演形式……”

但是，和許多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樣，大師老去觀眾也會老化，現代的年輕人還能不能喜歡這門傳統文化的表演藝術呢？他破格打造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展現在世人面前，在保留經典的同時，用更符合現代人習慣、眼光和觀念的手法，目的也是讓更多人喜歡崑曲。2004年起這部作品開始在世界巡演，好評如潮。也是因為他的振臂疾呼和默默耕耘，這部劇在不斷公演和繁複磋磨下，引起了很多深入的探討，從詞句到唱

功技藝，都在不斷提升。訪問時，提及巡演時觀眾的反應，白先勇非常興奮，他非常驚喜的是年輕人喜歡這個作品，在很多大學演出的時候會引起轟動。我想，他也在為這些年輕人撒下文化的種子，我也期待，這份傳承後繼有人，讓更多人去欣賞傳統戲曲之美。

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

——專訪白先勇談白崇禧史蹟¹

問：聽說您一直在寫您父親的傳記——《白崇禧傳記》，為什麼呢？有什麼特別珍貴的事情可以和讀者分享嗎？

答：中國大陸以前對民國史沒有很好的記錄，這可以理解，但現在也開始恢復。可惜的是，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都對民國初年的歷史沒有興趣了。我在想，不知道過去，怎麼能對現在有個清晰的歷史定位，沒有歷史觀照是很危險的，方向很容易錯誤。父親的傳記還沒有這麼快出來，最近我在做的是我父親的畫傳，這個畫傳有幾張照

1 訪問原文分別刊登於 2011 年 2 月 11 日和 2 月 19 日的《明報》。

片，我覺得非常珍貴，是歷史的見證。

其中一張在北伐戰爭時期拍攝。北伐中我父親白崇禧將軍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是國民革命軍副參謀長，也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，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我父親軍事生涯第一個高峰。

他跟蔣介石從廣州一路打到江浙一帶，再一直打到當時叫北平的北京，那時候他才三十出頭。這也是中國歷史上，第一次有軍隊可以從兩廣發兵打到北京的，當年太平天國差一點，只打到了天津附近。

問：北伐時期的白崇禧將軍居功厥偉，可以談談嗎？

答：最後完成北伐的是我父親，在唐山。之後張學良易幟，中國統一。我父親回來的時候，在唐山的火車站，歡迎他們的隊伍拉了一個很長的旗子，上面寫著“歡迎最後完成北伐的白總指揮”。這張照片是當時一位姓張的隨軍記者拍攝的，他拍了幾百張照片，但是現在只剩了 30 張，很多都散失了。他拿了這張最後完成北伐的照片來給我父親。北伐是國民黨、國民革命軍統一國家的最關鍵的一次，這張照片最寶貴。

問：台兒莊大戰也是關鍵的一役，全國軍民士氣大振，白崇禧功不可沒。

答：有一張是關於“台兒莊大戰”的照片。1937年，日本人在南京陷落後屠城，那個時候整個國家的氣氛低迷，日本人一路打下來簡直勢如破竹，“八·一三淞滬會戰”國軍損失20多萬精英，不能想像整個國家怎麼打成這個樣子，覺得中國的軍隊就要完了。日本誇口3個月解決中國，而“台兒莊一戰”給了日本人迎頭痛擊，全國好像觸了電一樣振奮起來，全世界各國祝賀電報雪片飛來，那個時候首都由南京遷到武漢，武漢市民舉行大遊行，10萬人上街頭慶賀。那張照片在“台兒莊大戰”的前夕拍攝，蔣介石跟我父親飛到徐州。蔣介石站在中間，李宗仁、我父親站在左右，那個時候蔣介石要我父親留下來和李宗仁一起指揮，然後蔣介石離開了。

“台兒莊大戰”非常慘烈，日本死了1萬多人，日本和中國的士氣都扭轉了，當時周恩來也打電報來祝賀，說是“台兒莊一役”，影響全國，影響世界，可見此仗非常重要。那張照片是整個國家生死攸關的時候留下來的。

問：歷史照片是歷史時刻最好的見證，還有什麼珍貴照片？

答：前面說的都是轟轟烈烈的照片，還有一張在南寧，是1949年。當時美國參議員諾蘭（William Knowland）和我父親的合照，我看我父親的一生，從北伐時代開始打，從南打到北；國共那一戰，從北一直退到南，和共產黨

打到最後的也是我父親。南寧的那張照片是南寧失守的前兩天，諾蘭飛到南寧，要援助國民黨，那時候國軍一部分撤到海南島去了，父親就跟諾蘭講，把美援拿去援助海南島的國軍。我父親要諾蘭馬上離開，他一飛走兩天，我父親也走了，那張照片是我父親在大陸最後一張。

問：這似乎和過去的印象有點不同，您怎麼看待現在對白崇禧的評價。

答：父親和民國的關係千絲萬縷，他參加了辛亥革命，從 18 歲的時候就參加學生軍敢死隊，從廣西步行到武漢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他和我說，他們不能洗澡，身上生滿了蝨子，學生敢死隊一共有一百多個人，個個年輕敢死。那個時候家裡不願意他去，因為這都是有去無回的，祖母在城門口叫我父親的哥哥，我二伯守著不讓他去，我父親就從另一個門出去，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，參加了辛亥革命，見了孫中山。

問：過去有不少人把白崇禧劃入軍閥稱謂，您有什麼看法？

答：大陸及台灣有人會稱我父親做“桂系軍閥”，我對“軍閥”兩個字要抗議，我覺得軍閥的定義是：地方、區域那些軍事頭目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掌握軍權，而我父親參加辛

後記：關於寫作

因為工作的緣故，常常要參與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、與文化界的前輩朋友們接觸，也看了無數的演出。文化藝術的門類多樣，書畫、舞蹈、話劇、音樂劇、藝術展覽……時時刻刻都在這個“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”的香港上演，著實令人大開眼界。

偶爾會有朋友問我，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藝術門類，我想我的答案是：文學。

文字的朋友

我一定不是一個精通語言文字的人，學生時期語文老師的評分就是最好的證明，但這並不妨礙我對文學作品的喜愛。我從小喜歡古詩詞、童話和中國的神話故事，國內外名著、武俠小說陪我度過了大量的時光。媽媽喜歡買書，我也趁機將這些書讀了個遍，包括一整套金庸武俠小說，然後發現書本遠比電視劇來得精彩，人物形象更為豐富；也會閱讀其他武俠小說作

者的作品，在高三的緊張備考期間，抽出時間在各個角落裡看完黃易五百萬字的玄幻武俠小說《大唐雙龍傳》，至今故事細節忘得幹淨，但很多角色有血有肉有感情：喜歡光腳走路不沾地的娉娉，喜歡最後選擇追尋自我的尚秀芳……每一個人都描寫得深入人心，每一個人可以很完美地退場。還有作者的歷史地理佈局、故事脈絡、人物發展的鋪排，至今想來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大學來到金庸、黃易生活的城市——香港，也許冥冥中有些緣分的指引。

高中時期，突然開始喜歡中國哲學，正好學校有些選修課，於是選了《莊子》、《孫子兵法》，就這樣一知半解地接觸著這些古老又偉大的思想。中國哲學非常神奇，幾百字或幾千字的經典，至今還在被後人解讀再解讀，幾乎包含了人類所有的智慧。

不知不覺，千禧年後的世界，邁入了科技爆發的年代。很多學業功課要在電腦上完成，智能手機功能不斷突破，從視頻到短視頻到 AI 創作，科技改變了我們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習慣，各個平台上充斥著碎片化的知識，每天都要接收大量的信息，看書的時間少了，但我仍舊喜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坐在沙發上，把近期的際遇和感受記錄下來，在文字中找到自己；再後來，生活瑣碎而忙碌，寫作的時間也少了，但愈發覺得文字的珍貴。焦慮時、迷茫時、孤獨時、脆弱時，彷彿有深沉的力量拉著你走出困頓的現實，感受恣意漫遊的靈魂，大概是“內啡肽”的快樂，能夠帶來持久的平靜與滿足。

從文學到文化

我應該也不是一個擅長寫作的人。有次與一位哲學系教授聊天的時候，說起寫文章，他說，寫文章分為三個檔次：站著寫、坐著寫、躺著寫……接著又說，那些名作家一定是躺著寫文章。我在心裡羨慕不已，暗暗地想，那我一定是“跳著寫”。

而機緣巧合，大學來到香港選擇了新聞系，從學業到畢業工作裡裡外外都離不開寫作，港媒筆鋒犀利，特別會擬標題，在娛樂雜誌風靡的年代，創造了很多既刻薄又好笑的經典語句。但對於我來說，能夠好好把故事講得清楚明白就是及格，很多時候我都在想，新聞學了些什麼？老師前輩們分享了寫作採訪技巧，媒體倫理和社會責任，也有關於深度調查報道的課題，但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，我會不會選擇中文、歷史、哲學這些“干貨”，又或者是建築、IT等比較技術性的科目？再回看，在那個樹立價值觀的年紀、剛剛離開家鄉去探尋這個世界的我來說，“新聞”這兩個字，也許更多是對這個世界的關注、認知和思辨。

畢業之後幸也不幸。很不幸，沒有進入一家媒體成為一名記者，但又非常幸運，工作內容需要參與到多份報章的編輯工作中，剛畢業的那一兩年跟著前輩訪問了幾位文化大家，包括知名的文學家及劇作家白先勇先生、台灣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

先生等，在報紙上刊登了幾版的文章。

神奇的是，再回看這些文章，說是文學，但主題總離不開文化，白先勇先生說“文化不行不能成大國”，黃春明先生說“漢文是我們文化的DNA”、“要從小培養小孩華文的基礎”，著名的電影人徐立功先生說：“任何人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文化根基，中國電影要奠基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。”無論從戲曲、戲劇、電影、舞蹈，無一不是在強調中華文化的深邃、廣博和包容，也讓我意識到文化對於社會、國家、世界的重要性。

潛移默化中，在訪問文化人、學者的過程中，時常會問到一些關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問題，而中華文化的精神和價值該如何體現？也許是經書典籍，又或者是石窟壁畫，還有《三體》的宇宙社會學、李子柒的田園敘事、《黑神話悟空》的科技和理念，這些跨文化載體，更是走出了一條文化傳播的新路徑。

文學窺探人性

文學最能打動我的，是其中對人的記錄和剖析，對人性的感知、理解和反思，閱讀文字的過程，大概就是一場自我發現的旅程。我們在文字中和無數的靈魂相遇，一定會被善良、

正義和勇氣所感染，為邪惡、背叛和不公而憤怒，如同鏡子般，看到的是更深處的自己。

我們也許也會為《小王子》的玫瑰而惋惜，為《茶花女》遭受的不公而憤怒，為《平凡的世界》樸實的奮鬥所激勵……生活充滿苦難、陰暗和恐懼，人性矛盾、複雜和多面，但在文學中，最後的最後，我們還是會感受到人性的光輝。

在很多年後，有一次，我的好朋友鹿問我，為什麼有些人受到很多傷害，還能夠善良地面對這個世界？我突然發現其實無法回答這個問題，卻想起了尉天驄老師和白樺先生的對話，想起白樺先生的人生小語，想起陳鼓應先生笑看過往事唯愛“老莊”，那些經歷過苦難、冤屈、背叛甚至生死的抉擇，卻能夠一笑置之並且相信人性，那我們，所承受的東西不過是一點點傷害罷了。

且用文字記下

很多時候我也會問自己，文字的意義是什麼，在科技發達、創作也許會在某一天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時代，文學是真實的嗎？意義又是什麼？在整理這本訪問集的時候，翻到了很多從前的筆記、文章，有時候會被從前的人和事、從前的自己感動。

有人說，文字是人類超越時空的第一次“盜火”——將轉瞬即逝的當下凝固為可跨越千年的符號。文學給文字的載體賦予了精神的意義，它帶著使命、傳遞著能量。大概這也是我理想中的文學，我用我的筆記下了我聽到的故事，不在乎華麗的辭藻、精美的排比，如果這些故事能夠感動自己，也許能夠去感染讀者。

婆娑世界、匆匆而行，誰能冷眼做個過客，誰會奮力拚搏一場，誰能參透因果，誰在真正地明心見性？且用文字記下。

